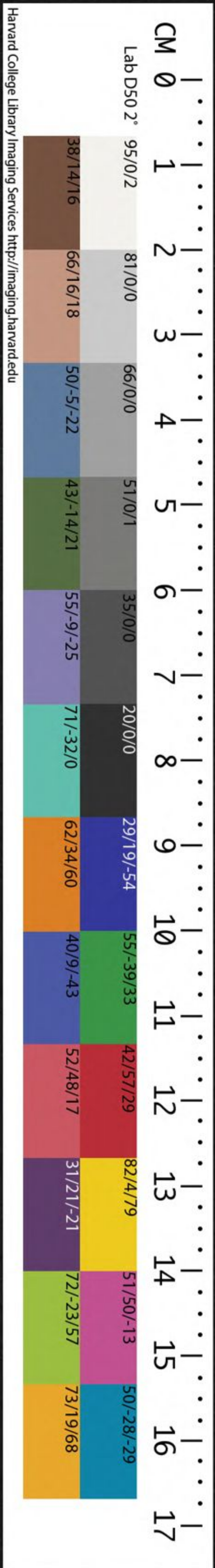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3 1932

Oh L 2640/7872 #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家人傳

總論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亾唐其遺毒流
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竝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
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
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于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
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

矣自古女禍大者亾天下其次亾家其次亾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日閑有家悔亾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唐劉后傳

劉皇后起自側微擅寵黷貨因而濁亂宮中軍士分崩以至君上身弑國亾摹寫種種生色不讓太史公呂后紀及外戚諸傳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

韓氏為淑妃伊氏為生心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

官伶人亂政后特用爭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

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歛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

間薪芻果茹皆稱由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

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

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

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頌所

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

鎔不為之禮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

片石常山之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

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

惠端坐不起由是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

稱教命兩宮使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

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

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

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中宮問遺

不絕莊宗有愛姬甘一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

如此

節度安撫

第為佛

寺皆因宮

中亦崇尚

居宮中 行欽侍側

壯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

吾助益

后指愛姬

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

不得已

諾之后趣行

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

肩輿山宮矣莊宗不

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

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

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克六軍

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

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

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

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

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

歷伊闕宿龕淵癸未夕還

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

兩兵萬騎所至盡供給

藥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入窟山谷明年三

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禧占星者言御前當有

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

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

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

屬之因取槌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

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

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

負而誦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

劉后乘莊宗悅行欽軍以所愛姬劫而還

之贊也所以不願

國朝史抄 卷三
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
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
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
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
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
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
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

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

軍終所至

飲后令宦者進醢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
寺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
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
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
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

唐繼岌傳

莊宗嬖於色立劉后劉后險側爲中官左右
所誣誤而強其子繼岌以賊殺大將郭崇韜
於蜀嗟乎使崇韜尚在明宗未必反卽反而
明宗據天下崇韜猶可以全蜀擁從岌社稷
之存亾猶可半也歐公摹寫明皇殊爲嗚咽
可爲後世人主寵倖后宮濁亂朝政者之戒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漳繼嵩繼蟾繼曉繼岌
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卽位繼岌

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
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
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
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
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
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
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
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舉所

殺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順道
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
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
銜璧與襯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
解縛焚襯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
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
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
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
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

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闕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畱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命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畱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

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初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叢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畱任圜

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
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
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
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
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
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
韜入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
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
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

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
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
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
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
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
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踏面以俟繼岌面榻而
臥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墓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
岌少病闕無子明宗已卽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
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

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曉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弑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按傳本末崇韜初未嘗有留蜀之志特以其身爲大將而蜀中兵士多附之且都統繼岌在上而崇韜不能以成功已居其下所以外爲蜀人所擁附而流言於路內爲宦官及從岌部曲所忌而因以行讒於朝卒之莊宗亦

感而劉后矯詔令其子繼岌誅之國遂以亾
悲夫

唐從璟傳

明宗囚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少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亾於道獨從

國朝史抄 卷三
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
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
宗卽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
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
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
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
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
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

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
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
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
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
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
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
其死矣哀哉

唐秦王從榮傳

予覽歐陽公點次從榮篡弒明宗處固多風
神然較之太史公所序平勃誅諸呂及班固
所序霍光廢昌邑王處猶隔一層史漢尚指
顧從容所以情事如觀而歐公不免譎張須
細細玩索當自得之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
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
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歿從榮於

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
 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
 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
 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
 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
 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
 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
 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
 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

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
 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
 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
 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於
 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
 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處下不稱於
 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合三官為太
 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
 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知其老

每日臣
震主者危
子之於父
不然歐公
所以極力
致爲明宗
之繼從繁
字不以爲
世宗

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
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
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
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
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
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
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
者皆具繫鞬以軍禮庭祭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祭禮其元帥府文符行矣

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
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緡十匹
其諸軍指揮使人緡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
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
四方遊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
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
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
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

志曰在元師而不得請屬察非善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

詩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旣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

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
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
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
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
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
昭曰僕爲將技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
馬處鈞告馮贊曰吾今日人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
誠許諾贊卽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
殿閣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蓄養吾徒者爲今

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
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
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見曰從榮反兵
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
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
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
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
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以控鶴兵守
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

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

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成後六日而明宗崩

漢湘陰公贊傳

高祖二第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和人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

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
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
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
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
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
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
昇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
度使贊高祖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
羣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

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
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
州太祖目澶州爲兵七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
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
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
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
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以書
召道先歸畱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
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

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
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
殺賈正及判官董喬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
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
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
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
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
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
陰公贊以幽歿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

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
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
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
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
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
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
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歿其始終之迹何媿
於歿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歿狀不明夫

歐公於一
事之託信
未明據而
以此概言
如此

國朝史抄 卷三
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歿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歿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周家人守禮傳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

國朝史抄 卷三
二十三
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

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老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梁臣傳

五代臣傳總論

歐陽公作五代臣傳吾於梁首錄敬翔次之
以葛從周康懷英劉鄩牛存節楊師厚王景
仁於唐首郭崇韜而次之以安重誨周德威
符存審史建瑋王建及元行欽烏震張延朗
李嚴劉延朗康義誠豆盧革任圜張憲等傳

此皆關係國家所以存亡得失之大者晉漢
以下諸臣皆碌碌庸人耳獨晉桑維翰景延
廣周王朴三人並有可觀予故錄之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
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二人焉其
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
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
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
詳其善惡焉

敬翔傳

覽歐公序次本末昭宗當時未必有除全忠
之心而中外流傳不無如是所以全忠非惟
不敢赴召并敬翔亦麾之使去所以上下積
猜釀成篡弑之亂悲夫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
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
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去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
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

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日聞君有故人
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日聞子讀春秋春秋所
記何等事翔日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日其用兵之
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日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
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
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
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
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欲其

心而不
學難結
親今跪
可為失

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
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
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
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日卿不欲來可使
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日破趙匡
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
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
壽州不克而多所亾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
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

國朝史抄 卷四
三
為多太祖卽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

身置此
忌如此
何不區

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訓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揚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

國朝史記 卷四
疆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
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
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
而遣賀環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
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羽爲怨言遂不用
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
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願望不來末帝遽呼翔
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
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

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
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
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歿不忍見宗廟之亾君臣相
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
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
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
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
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葛從周傳

葛從周事梁爲大將百戰不失可謂兵之善者已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

國陽史抄 卷四
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畱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于

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

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

壘不出而鑿三閭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

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

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

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畱後

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泲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

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

世國用壘
兩鑿三閭
可以待亦
表攻困兵

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
史馬師素又下瓏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
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畱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
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
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
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
擁之御河溺歿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
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
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攻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
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
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
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
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
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于晉晉
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
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奉寧軍節
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

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
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
招降鄩太祖卽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
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卽位拜昭義軍節度使
封陳畱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康懷英傳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
食豐沛間畱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瑾遂奔于
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
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
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
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
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
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驚亡軍獨以三千

嗣之則可
相持驚動
而亂而潰
矣

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
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鑿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
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
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
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
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
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
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

全忠方
與李克用
百戰河上
及克用卒
軍中而向
德威且召
婦孺悉全
忠當并諸
路兵問道
深入突擊
其後頗亦
遠自懈弛
欲兵以還
而及遺莊
崇以乘其
惰而擊其
腹也豈非
漢謀耶抑

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弟宗召周德威還
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許將亦必
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
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
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嶺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
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亾大將三百人懷英
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與兵太陰虧食
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

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
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嘗
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是
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
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
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傳

中所次兵略可睹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
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
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
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
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囚遣人分
襲梁諸州縣他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
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

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日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鄆乃恣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爨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

知以優其
禮之不
以城非什
任使之不
敢送亦兵
也

而梁太祖
劉鄆善下

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門者多逸鄆乃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鄆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

兖州量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
 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郭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
 諸將見郭皆用軍禮郭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
 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郭與
 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
 拜郭節度使未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
 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未帝恐魏兵亂遣郭以兵
 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郭以
 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

郭之類
 奇矣天
 卒困之以
 雨而不克
 德惠大

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
 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郭
 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
 德威已先至郭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
 之末帝以書責郭曰關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
 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
 思良畫郭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
 問郭必勝之策郭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
 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郭曰將軍蓄米將療飢乎將

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郭召諸將謀曰主上深
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
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郭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
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郭曰一杯
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
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郭營郭不肯出而未帝又數促
郭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郭學六韜喜以機變
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
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郭為魏潛兵貝州郭

莊宗之

斜敵出於

劉郭之上

此等處吳

占蒙之破

虞明初略

相同

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
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郭忽見晉軍驚曰晉王
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
陣夾之郭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郭大敗南奔自
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
朔皆入于晉降郭亳州團練使兖州張萬進反拜郭
兖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郭秦寧軍節度使
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郭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
陝州郭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畱月餘待之尹皓

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爲鄆與友謙親家故其逗
畱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洛陽酈殺之年
六十四贈中書令

牛存節傳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
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
乃率其徒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
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晁攻汴存節破其二
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
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
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
以金帛就民易乾菽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

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
滑州牢城過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
藏船郵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
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
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泚河存節收其散卒
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
宿存節謀曰淮兵必先攻宿然宿清壘素固可以
禦敵乃夜以兵急規徐州兵法曰救其所必攻徐城下瑾兵方至

其捷之士

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
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
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
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
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
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
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
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

存節以餘
其聲俱聞
澤州被圍
即以

之可謂志
身殉國者

兩相穴地
道以戰亦
一奇也

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
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
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
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
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雷後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
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運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
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敗之存節禱而擇地擊去

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不能下求帝立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
以功加大尉梁晉相據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
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
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
太師

楊師厚傳

楊師厚本梁一驍將而歐公傳之特其神故
錄而出之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
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
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
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師厚戰臨刑捨其備將八
十餘人取棣州以奔齊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
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

渡漢水擊巨蔡敗之巨蔡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
走巨蔡第巨蔡亦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文昭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
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衝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
遂克之晉麟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
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
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
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
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效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
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強三日不
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蓆縣晉史建
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
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
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
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
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保難制故時魏恃牙

歐公於此處一路點綴所以摹寫師厚有

生色

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歿魏勢孤始為
 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
 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
 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
 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
 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
 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
 立辦未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有腹心師厚猶欲

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弼時吾不能即討今若
 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
 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
 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
 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
 為應未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未帝即位封師厚鄴王
 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
 而師厚瘍發卒未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
 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此是梁燕

晉一大開

限故歐公

特指之干

此為指兒

王景仁傳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

景仁按兵不動俟友

寧之困而後起擊之

亦一兵法

盡擊其情

次易史以

卷四

十一

真集之術

聖景仁度
不可去之
授委裨將
李處裕以
迎敵箇中
尤景頗與

昔周僕射
行者事相
似非景仁
不能以允
軍師非歐
陽公不能
以景仁得
知指

或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
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
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
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
遣裨將李處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
不行解鞍而寢處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處裕
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處裕三請景仁乃
行而處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

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
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
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
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
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
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
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
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

大易史記
卷四
十一
三

國朝史抄 卷四
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
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栢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
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
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栢鄉景仁歸訴於太
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
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
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
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

卒贈太尉

國朝史抄
八卷四

三十三

